

書名 歷代史纂左編一百四十二卷 嘉
 靖四十年序新安胡氏校刊本
 撰者 明 唐順之 輯
 卷 卷七
 內容分類 史- 史鈔
 索書號 史部- 史鈔- 3
 編號 B4361100

卷七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B43611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史部- 史鈔- 3](#)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歷代史纂左編一百四十二卷 嘉靖四十年序新安胡氏校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一

明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淮揚軍務前左春坊右司諫兼翰林院編修武進唐順之編輯

太保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浙魯學處軍務新安胡宗憲校刊

門生黃一革

武進左 杰校正

漢高祖

附田儼

盧縮

彭越 陳豨

黥布 吳芮

龍於... 已而有娠遂產高祖高祖爲人隆準而龍顏
 劉邦字季沛豐邑中陽里人也母媪嘗息大
 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父太公往視則交

陸漢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No. 6850

0 1 2 3 4 5 6 7 8 9 10

東
方
文
化
學
院
東
京
研
究
所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七



明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淮揚軍務前左春坊右司諫兼翰林院編修武進唐順之編輯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浙直等處軍務新安胡宗憲校刊

門生宣興王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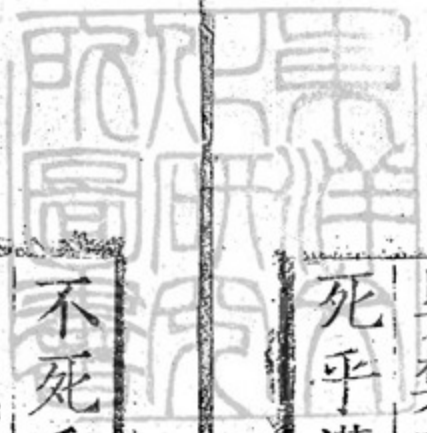
武進左 丞校正

相之一

漢蕭何

蕭何沛人也為沛主吏掾高祖為布衣時數以吏事
護高祖高祖為長常佑之高祖以吏繇咸陽吏皆
送奉錢三何獨以王及高祖起為沛公何嘗為丞督

事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強弱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得秦圖書也初諸侯相與約先入關破秦者三其地沛公既先定秦項羽後至欲攻沛公沛公謝之得解羽遂屠燒咸陽與范增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民皆居蜀迺曰蜀漢亦關中地也故立沛公為漢王而三分關中地王秦降將以距漢王漢王怒欲謀攻項羽周勃灌嬰樊噲皆勸之何諫之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漢王曰何為乃死也何曰今眾弗如百戰百敗



不死為何夫能屈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漢王曰善乃遂就國以何為丞相何進韓信漢王以為大將軍漢王令引兵東定三秦語在信傳何以丞相留收巴蜀填撫諭告使給軍食漢二年漢王與諸侯擊楚何守關中侍太子治櫟陽諸侯子之關中者皆素櫟陽為衛為令約束立宗廟社稷宮中縣邑輒奏一可許以從事即不及奏輒以便宜施行上來以聞計戶轉漕給軍漢王數失軍邀去何言與關中卒輕補缺上以此等屬任

何關中事漢二年與項羽相距京索間上使使勞
丞相鮑生謂何曰今王暴衣露蓋勤勞苦君者有
疑君心爲君計莫若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
軍所上益信君於是其計漢王大說漢五年已
殺項羽卽皇帝位論功行封羣臣爭功歲餘不決上
以何功最盛先封爲鄴侯食邑八千戶功臣皆曰臣
等身被堅執兵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攻城畧地
大小各有差今蕭何未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
不戰顧居臣等上何也上曰諸君知獵乎曰知之知
獵狗乎曰知之上曰夫獵追殺獸者狗也而發縱指

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走得獸耳功狗也至如
蕭何發縱指示功人也且諸君獨以身從我多者三
兩人蕭何舉宗數十人皆隨我功不可忘也羣臣後
皆莫敢言列侯畢已受封定位次皆曰平陽侯曹參
身被七十創攻城畧地功最多宜第一上已撓功臣
多封何至位次未有以復難之然心欲何第一關內
侯鄂千秋時爲謀者進曰羣臣議皆誤夫曹參雖有
野戰畧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夫上與楚相距五歲
失軍亡卒幾以還者數矣然蕭何嘗從關中遣軍補
其處非亡一卒今召而數萬衆會上乏絕者數矣夫

漢與楚相爭，漢軍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欲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蕭何當第一，嘗參次之上，曰：善。於是乃令何第一賜帶劔履上殿，入朝不趨。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高，待鄂君，迺得明。于是因鄂千秋，故所食關內侯邑二千戶，封爲安平侯。是日，悉封何父母兄弟十餘人，皆食邑，乃益封何二千戶，以嘗繇咸陽時，何送我獨贏錢二也。七年春二月，上至長安，蕭何治未央宮。

上見其壯麗甚，怒謂何曰：天下匈匈，勞苦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以就宮室。且夫天子以四海爲家，非壯麗無以重威，且無令後世有以加也。上說，上自洛徙都長安，陳豨反，上自將至邯鄲，而韓信謀反，關中呂后用何計，誅信語石信傳。上已聞誅信，使使拜丞相爲相國，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爲相國衛諸君，皆賀。召平，魯人也，召平者，魯人也。秦東陵侯，秦破爲布衣，貧種瓜長安城東，瓜美，故世謂東陵瓜。從召平，始也。平謂何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于外，而君守於內，非被矢石。

之難而益封君置衛者以今者淮陰新反於中有疑君心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也願君讓封勿受悉以家私財佐軍何從其計上說其秋黥布反上自將擊之數使使問相國何爲曰爲上在軍拊循勉百姓悉所有佐軍如陳豨時客又說何曰君滅族不久矣夫君位爲相國功第一不可復加然君初入關本得百姓心十餘年矣皆附君尚復孳孳得民和上所爲數問君畏君傾動關中今君胡不多買田地賤貫或以自污上心必安于是何從其計上乃大說上罷布軍歸民道遮行上書言相國彊賤買民田宅數千人上

至何謁上笑曰今相國迺利民民所上書皆以與何曰君自謝民後何爲民請曰長安地陜上林中多空
地棄願令民得入田毋收粟爲獸食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爲請吾死乃下何廷尉械繫之數日
王衛尉侍前問曰相國胡大罪陛下繫之暴也上曰
吾聞李斯相秦皇帝有善歸主有惡自予今相國多受賈豎金爲請吾死以自媚于民故繫治之王衛尉
曰夫職事苟有便於民而請之真宰相事也陛下柰何疑相國受賈豎錢乎且陛下距楚數歲陳豨黥布反時陛下自將往當是時何守關中關中猛是則關

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為利乃利賈人之金
乎且奉以不聞其過亡天下夫李斯之分逼之何足
法哉陛下何疑宰相之淺也上不憚是日使使持節
赦出何何年老素恭謹徒跣入謝上曰相國休矣相
國為民請吾死不許我不過為樂紂主而加國為賢
相吾故繫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高祖崩何事惠帝
何病上親自臨視因問曰君即百歲後誰可代君對
曰知臣莫若主帝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矣
何死不恨何買田宅必居窮僻處為家不治垣屋曰
令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為勢家所奪惠帝二年何

薨益曰文終侯子祿嗣薨無子高后迺封何夫人同
為鄼侯小子延為筑陽侯孝文元年罷同更封延為
鄼侯薨子遺嗣薨無子文帝復以遺弟則嗣有罪免
景帝二年制詔御史故相國蕭何高皇帝大功臣所
與為天下也今其禮絕朕甚憐之其以武陽縣戶二
千封何孫嘉為列侯嘉則弟也薨子勝嗣後有罪免
武帝元狩中復下詔御史以鄼戶二千四百封何曾
孫慶為鄼侯布告天下令明知朕報蕭相國德也慶
則子也薨子壽成嗣坐為太常犧牲瘦免宣帝時詔
丞相御史求問蕭相後在者得玄孫建世等十二人

復下詔以鄼戶二千封建世爲鄼侯傳子至孫獲坐使奴殺人減死論成帝時復封何玄孫之子南熹長喜爲鄼侯傳子至曾孫王莽敗乃絕

漢曹叅

曹叅沛人也秦時爲獄掾而蕭何爲主吏居縣爲豪吏矣高祖爲沛公也叅以中涓從擊胡陵方與攻秦監公軍大破之東下薛擊泗水守軍薛郭西復攻胡陵取之徙守方與方與反爲魏攻之豐反爲魏擊之賜爵七大夫北擊司馬欣軍碭東取狐父祁善置又攻下邑以西至虞擊秦將章邯車騎攻轅戚及亢父先登封爲五大夫北救東阿擊章邯軍陷陳追至濮陽攻芝陶取臨濟肅救雍兵擊李由軍破之殺李由虜秦侯一人章邯破殺項梁也沛公與項羽引兵而

東楚懷王以沛公爲碭郡長將碭郡兵于是乃封參執帛號曰建成君遷爲戚公屬碭郡其後從攻東郡尉軍破之成武南擊王離軍成陽亦又攻社里大破之追北西至開封擊趙賁軍破之圍趙賁開封城中西擊秦將楊熊軍於曲遇破之虜秦司馬及御史各一人遷爲執珪從西攻陽武下轅轅緱氏絕河津擊趙賁軍尸北破之從南攻犍與南陽守斷戰陽城郭東陷陳取宛虜斷定南陽郡從西攻武關峽關取之前攻秦軍藍田南又夜擊其北軍大敗之遂至咸陽破秦項羽至以沛公爲漢王漢王封參爲建成侯從

至漢中遷爲將軍從還定三秦攻下辨故道雍鞏擊章平軍于好時南破之圍好時取壤鄉擊三秦軍壤東及高櫟破之復圍章平平出好時走因擊趙賁內史保軍破之東取咸陽更名曰新城參將兵守景陵二十三日三秦使章平等攻參參出擊大破之賜食邑於寧秦以將軍引兵圍章邯廢丘以中尉從漢王出臨晉關至河內下脩武度潁津東擊龍且項宅定陶破之東取碭蕭彭城擊項籍軍漢軍大敗走參以中尉圍取雍丘王武反於外黃程處反於燕往擊盡破之柱天侯反於衍氏進破取衍氏擊羽嬰于昆陽

追至葉還攻武彊因至滎陽參自漢中爲將軍中尉
從設諸侯及項王敗還至滎陽漢二年拜爲假左丞
相入屯兵關中月餘魏王豹反以假丞相別與韓信
東攻魏將孫遨軍東張大破之因攻安邑得魏將王
襄擊魏王于曲陽追至東垣生獲魏王豹取平陽得
豹母妻子盡定魏地凡五十二縣賜食邑平陽因從
韓信擊趙相國夏說軍於鄔東大破之斬夏說韓信
與故常山王張耳引兵下井陘擊成安君陳餘而令
參還圍趙別將戚公於鄔城中戚公出走追斬之廼
引兵詣漢王在所韓信已破趙爲相國東擊齊參以

左丞相屬焉攻破齊歷下軍遂取臨淄還定濟北郡
收著潞陰平原鬲盧已而從韓信擊龍且軍于上假
密大破之斬龍且虜亞將周蘭定齊郡凡得七十縣
得故齊王田廣相田光其守相許章及故將軍田既
韓信立爲齊王引兵東詣陳與漢王共破項羽而參
留平齊未服者漢王即皇帝位韓信徙爲楚王參歸
相印焉高祖以長子肥爲齊王而以參爲齊相國高
祖六年與諸侯剖符賜券列侯食邑一陽萬六千
三十三戶世世勿絕參以參相國擊陳豨破之
黥布反參從悼惠王王軍騎十二萬參會擊黥

布軍大破之南至齊還定竹邑相蕭望之功元下二
國縣百二十二待王二人相三人將軍六人大莫囂
郡守司馬侯御二人各一人孝惠元年除諸侯相國法
更以參為齊丞相參之相齊齊七十城天下初定悼
惠王富于春秋參盡召長老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
姓而齊故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
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蓋
公為言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
是避正堂舍蓋公焉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
齊國安集大稱賢相蕭何薨參聞之告舍人趣治行

吾且入相居無何使者果召參參去屬其後相曰以
齊獄市為寄慎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參
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擾之姦人安所
容乎吾是以先之始參微時與蕭何善及為宰相有
隙至何且死所推賢惟參參代何為相國舉事無所
變更壹遵何之約束擇郡國吏長六訥于文辭謹厚
長者即召除為丞相史言文刻急欲務聲名輒斥
去之日夜飲酒卿大夫以下吏及閭閻見參不事事
來者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醉酒之欲有言復
飲酒醉而後言終莫能開說以參為相後園近吏

舍宜舍日飲歌呼從吏患之無如何廼請參遊後園
聞吏醉歌呼從吏幸相國召按之及取酒張坐飲
大歌呼與相和參見人之有細過者匿覆蓋之府中
無事參子窋爲中大夫忠帝怪相國不治事以爲豈
少朕與廼謂窋曰女歸試私從窋問乃父曰高帝新
棄羣臣帝富於春秋君爲相國日飲無所請事何以
憂天下然無言吾告女也窋旣洗沐歸時問自從其
所諫參參怒而笞之二百曰趣入侍天下事非乃所
當言也至朝時帝讓參曰與窋胡治乎乃者我使諫
君也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皇帝上曰

朕乃安敢望先帝參曰陛下觀參孰與蕭何賢上曰
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之是也且高皇帝與蕭何
定天下法令旣明具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
不亦可乎惠帝曰善君休矣參爲相國三年薨諡曰
懿侯百姓歌之曰蕭何爲法講若畫一曹參代之守
而勿失載其清靖民以寧壹窋嗣侯高后時至御史
大夫傳國至曾孫襄武帝時爲將軍擊匈奴薨子宗
嗣有罪完爲城旦至哀帝時乃封參玄孫之孫本始
爲平陽侯二千戶工莽時薨子宏嗣建武中先降河
北封平陽侯至今八侯



東漢鄧禹

鄧禹字仲華南陽新野人也年十三能誦詩受業長
 安時光武亦游學京師禹年雖幼而見光武知非常
 人遂相親附數年歸家及漢兵起更始立豪傑多荐
 舉禹禹不肯從及聞光武安集河北卽杖策北渡追
 及於鄴光武見之甚懽謂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寧
 欲仕乎禹曰不願也光武曰卽如是何欲爲禹曰但
 願明公威德普於四海禹得效其尺寸垂功名于竹
 帛耳光武笑因留宿間語禹進說曰更始雖都關西
 今山東未安赤眉青犢之屬動以萬數三輔假號往



往羣聚更始既未有所挫而不自聽斷諸將皆庸人
屈起志在財幣爭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忠良
明智深慮遠圖欲主安民者也四方分崩離折形勢
可見明公雖建藩輔之功猶恐無所成立於今之計
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
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光武大悅因令左右號曰
鄧將軍常宿止于中與定計議及王郎起兵光武自
薊至信都使禹發奔命得數千人令自將之別攻拔
樂陽從至廣阿光武舍城樓上披輿地圖指示禹曰
天下郡國如是今始乃得其一子前言以吾慮天下

不足定何也禹曰方今海內殺亂人思明君猶赤子
之慕慈母古之興者在德薄厚不以大小光武悅時
任使諸將多訪于禹每有所舉者皆當其才光武以
爲知人使別將騎與蓋延等擊銅馬于清陽破之生
獲其大將從光武追賊至蒲陽連大克獲北州畧定
及赤眉西入關更始遣王匡劉均及諸將分據河東
弘農以拒之赤眉衆大集匡等莫能當光武籌赤眉
必破長安欲乘釁并關中而方有事山東未知所寄
以禹沉沉深有大度故授以西討之畧乃拜爲前將軍
持節中分麾下精兵二萬人遣西入關令自選偏裨

以下可與俱者於是韓歆爲軍師馮愔樊崇宗歆等爲將軍引而西建武元年正月禹自箕關中將入河東河東都尉守關不開禹攻十日破之獲輜重千餘乘進圍安邑數月未能下斬更始大將軍樊參於是王匡劉均等合軍十餘萬共擊禹禹軍不利樊崇戰死會日暮戰罷軍師韓歆及諸將見兵勢已摧皆勸禹夜去禹不聽明日癸亥匡等以六甲窮日不出禹因得更理兵勒衆明日匡悉軍出攻禹令軍中無得妄動既至營下因傳發諸將鼓而並進大破之匡等皆奔軍亡走禹率輕騎急追獲劉均及河東太守

楊寶中郎將弭疆皆斬之遂定河東承制拜李文爲河東太守悉更置屬縣令長以鎮撫之是月光武卽位於鄗使使者持節拜禹爲大司徒封鄼侯禹時年二十四遂渡汾陰河入夏陽更始中郎將左輔都尉公乘歆引其衆十萬與左馮翊兵共拒禹於衙禹復破走之而赤眉遂入長安是時三輔連覆敗赤眉所過殘賊百姓不知所歸聞禹乘勝獨尅而師行有紀皆望風相携負以迎軍降者日以千數衆號百萬禹所止輒停車住節以勞來之父老童穉垂髮戴白滿其車下莫不感悅於是名震關西帝嘉之數賜書褒

美諸將豪傑皆勸禹徑攻長安禹曰不然今吾衆雖多能戰者少前無可仰之積後無轉饋之資赤眉新拔長安財賦克實鋒銳未可當也夫盜賊羣居無終日之計財穀雖多變故萬端寧能堅守者也上郡北地安定三都土廣人稀饒穀多畜吾且休兵北道就糧養士以觀其弊乃可圖也於是引軍北至栒邑禹所到擊破赤眉別將諸營保郡邑皆開門歸附西河太守宗育遣子奉檄降禹遣詣京師帝以關中未定而禹久不進兵下勅曰司徒堯也亡賊桀也長安吏人遑遑無所依歸宜以時進討鎮慰西京繫百姓之心

禹猶執前意乃分遣收附軍別攻上郡諸縣更徵兵引穀歸至大要遣馮愔示歆守栒邑二人爭權相次愔遂殺歆因反擊禹禹遣使以聞帝問使人愔所親愛爲誰對曰護軍黃防帝度愔防不能久和勢必相忤因報禹曰縛馮愔者必黃防也乃遣尚書宗廣持節降之後月餘防果執愔將其衆歸罪更始諸將王匡等皆詣廣降與其東歸至安邑道欲亡廣悉斬之愔至洛陽赦不誅二年春遣使者更封禹爲梁侯食四縣時赤眉西走扶風禹乃南至長安軍昆明池大饗士卒修靈謁祠高廟收十一帝神主遣使奉詣洛

陽因循行園陵為置吏士奉守焉禹引兵與延岑戰於藍田不克復就熱雲陽自馮愔反後禹威稍損又乏食歸附者離散而赤眉復還入長安禹與戰敗走至高陵軍士飢餓者皆食棗菜帝乃徵還勅曰赤眉無穀自當來東吾折楯笞之非諸將憂也無得復妄進兵禹慙於受任而功不遂數以飢卒微戰輒不利衆皆死散獨與二十四騎還詣宜陽謝上大司徒梁侯印綬有詔歸侯印綬數月拜右將軍延岑自敗於東陽遂與秦豐合四年春復寇順陽間遣禹護諸將擊破岑於鄧追至武當復破之岑奔漢中餘黨悉降十三年天下平定諸功臣皆增戶邑定封禹為高密侯食四縣其後左右將軍官罷以特進奉朝請禹內文明薦行淳備事母至孝天下既定常欲遠名勢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執修整閨門教養子孫皆可以為後世法資用國邑不修產利帝益重之中元元年復行司徒事顯宗即位以禹先帝元功拜為太傅進見東向甚見尊禮居歲餘寢疾年五十七薨諡曰元侯

東漢諸葛亮

諸葛亮字孔明瑯琊人漢司隸校尉諸葛豐後也父珪漢末爲太山郡丞亮早孤從父玄爲袁術所署豫章太守玄將亮及亮弟均之官會漢朝更選朱皓代玄玄素與荊州牧劉表有舊往依之玄卒亮寓南陽躬耕隴畝好爲梁父吟身長八尺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博陵崔州平穎川徐庶與亮友善謂爲信然亮與庶及孟公威石廣元俱游學三人務於精熟而亮獨觀其大畧每晨夜從容常抱膝長嘯謂三人曰卿諸人仕進可至郡守刺史也三人問

人固
未易
知

其所至但笑而不言後公威思鄉欲北歸亮謂之曰
中原饒士大夫遨遊何必故鄉耶先主在荊州訪士
於襄陽司馬徽徵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
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備問為誰曰諸葛孔
明龐士元也司馬徽清雅有知人之鑑同縣龐德公
素有重名徵兄事之亮每獨拜牀下德公從子統少
時樸鈍未有識者惟德公與徽重之德公嘗謂亮為
卧龍統為鳳雛徵為水鑑故與先主語而稱之徐庶
見先主先主器之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者卧龍也將
軍豈願見之乎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八可就見

不可屈致也將軍宜往駕顧之由是先主遂請亮凡
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頽奸人竊命主上蒙塵

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于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

猖獗至于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荅曰

自董卓已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

比於袁紹則名微而衆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為強

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

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

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以為援而不可

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

知彼
知已

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率益州之衆以出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先主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等不悅先主解之曰孤之

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時劉表爲荊州牧備在荊州衆力尚少備性好結髦時適有人以髦牛尾於備者備因手自結之亮乃進曰明將軍當復有遠志但結髦而已邪備乃投髦而言曰是何言與我聊以忘憂耳亮遂言曰將軍度劉鎮南孰與曹公備曰不及亮又曰將軍自度何如也備曰亦不如曰今皆不及而將軍之衆不過數千人以此待敵得無非計乎備曰我亦愁之當若之何亮曰荊州非少人也而著籍者寡平居發調則人心不悅可語劉荊州令凡有遊戶皆使自實因錄以益衆可

秘密
若此

善讀
者

也備從其計故表衆遂強劉表長子琦亦深器亮表
受後妻之言愛少子琮不悅於琦琦每欲與亮謀自
安之術亮輒拒塞未與處畫琦乃將亮游觀後園共
上高樓飲宴之間令人去梯因謂亮曰今日上不至
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入于吾耳可以言未亮荅曰
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琦意感悟
陰規出計會黃祖死得出遂爲江夏太守先是曹操
旣破袁紹自南擊先主先主遣人與劉表相聞表自
郊迎以上賓禮待之益其兵使屯新野荆州俊傑歸
先主者日益多表疑其心陰禦之使拒操將夏侯惇

等於博望久之先主設伏兵一旦自燒屯僞遁惇追
之爲伏兵所破明年操北征烏丸先主說表襲許表
不能用操南征表會表卒表病篤託國於備顧謂曰
我兒不才而諸將並零落我死之後卿便攝荆州備
曰諸子自資君其憂病或勸備宜從表言備曰此人
待我厚今從其言人必以我爲薄所不忍也表子琮
代立遣使請降于操先主屯樊不知操卒至至死乃
聞之遂將其衆去過襄陽亮說先主攻琮荆州可有
先主曰吾不忍也乃駐馬呼琮琮懼不能起琮左右
及荆州人多歸先主比到當陽衆十餘萬輜重數千

兩日行十餘里別遣關羽乘船數百艘使會江陵或謂先主曰宜速行保江陵今雖擁大眾被甲者少若操兵至何以拒之先主曰夫濟大事必以人爲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操以江陵有軍實恐先主據之乃釋輜重輕軍到襄陽聞先主已過操將精騎五千急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及於當陽之長坂先主棄妻子與亮及張飛趙雲等數十騎走操大獲其人衆輜重先主斜趣漢津適與羽船會得濟沔過表長子江夏太守琦衆萬餘人與俱到夏口時亮與徐庶並從爲操所追破獲庶毋庶辭先主而指其心曰

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遂請操先主至於夏口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時權擁軍在柴桑觀望成敗亮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據有江東劉豫州亦收衆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畧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當何不案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

斷地
合交

善游

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况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衆士仰慕若水之歸海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爲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于人吾計决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坂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弊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復續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

紀蕭何之任也

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逼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荆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即遣周瑜程普魯肅等水軍三萬隨亮詣先主并力拒曹公敗于赤壁引軍歸鄴先主遂收江南以亮爲軍師中郎將使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其賦稅以充軍實先主自赤壁之戰孫權稍畏之進妹固好先主至吳見權綢繆恩紀備還謂左右曰孫卓騎長上短下其難爲下吾不可以載見之乃晝夜兼行後先主與龐統

從容宴語問曰卿爲周公瑾功曹孤到吳聞此人密
有白事勸仲謀相留有之乎在君爲君卿其無隱統
對曰有之備歎息曰孤時危急當有所求故不得不
往殆不免周瑜之手天下智謀之士所見畧同耳時
孔明諫孤莫行其意亦慮此也孤以仲謀所防在北
當賴孤爲援故決意不疑此誠出於險塗非萬全之
計也建安十六年益州牧劉璋遣法正迎先主使擊
張魯亮與關羽鎮荊州先主自葭萌還攻璋亮與張
飛趙雲等率衆泝江分定郡縣與先主共圍成都成
都平亮爲軍師將軍署左將軍府事先主外出亮常

真識
將務

鎮守成都足兵足食郭冲叙亮五事其一事亮刑法
峻急刻剥百姓自君子小人咸懷怨歎法正謂亮曰
昔高祖入關約法二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
據一州初有其國未再惠撫且客主之義宜相降下
願緩刑弛禁以慰其望亮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
以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
以弘濟劉璋暗弱自焉已來有累世之恩文法羈縻
互相承奉德政不舉威刑不肅蜀土人士專權自恣
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殘順之以恩
恩極則慢所以致敵實由於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

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
為治之要於斯而著矣其二事曰曹公遣刺客見劉
備方得交接問論伐魏形勢甚合備計稍欲親近刺
者尚未得便會既而亮入魏客神色失措亮因而察
之亦知非常人須臾客如廁備謂亮曰向得奇士足
以助君補益亮問所在備曰起者其人也亮徐歎曰
觀客色動而神懼視低而忤數奸形外漏邪心內藏
必曹氏刺客也追之已越墻而走二十三年先上屯
陽平關急書發益州兵亮以問從事楊洪曰漢中益
州咽喉存亡之機會若無漢中則無蜀矣此家門之

不如
此不
能鼓
舞人
才

禍也發兵何疑時法正從先主北行亮於是表洪領
蜀郡太守衆事皆辦遂使即真頃之轉為益州治中
從事初犍為太守李嚴辟洪為功曹嚴未去犍為而
洪已為蜀郡洪舉門下書佐何祗有才策洪尚在蜀
郡而祗已為廣漢太守是以西土咸服諸葛亮能盡
時人之器用也二十六年羣下勸先主稱尊號先主
未許亮說曰昔吳漢耿弇等初勸世祖即帝位世祖
辭讓前後數四耿純進言曰天下英雄喁喁冀有所
望如不從議者士大夫各歸求主無為從公也世祖
感純言深至遂然諾之今曹氏篡漢天下無主大王

卷之三十三 蜀志 第四十四 四

劉氏苗族紹世而起今卽帝位乃其宜也士大夫隨
大王久勞苦者亦欲望尺寸之功如純言耳先主於
是卽帝位策亮爲丞相亮以丞相錄尚書事假節張
飛卒後領司隸校尉章武三年春先主於永安病篤
召亮于成都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
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
取亮涕泣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
以死先主又爲詔敕後主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
父亮集載先主遺詔敕後主曰朕初疾但下痢耳後
轉離他病殆不自濟人五十不稱天年已六十有餘

自所復恨不復自傷但以卿兄弟爲念射君到說丞
相歎卿智量甚大增脩過於所望審能如此吾復何
憂勉之勉之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惟
賢惟德能服於人汝父德薄勿效之可讀漢書禮記
閑暇歷觀諸子及六韜商君書益人意智聞丞相爲
寫申韓管子六韜一通已畢未送道亡可自更求聞
達臨終時呼魯子與語吾亡之後汝兄弟父事丞相
令卿與丞相共事而已亮上言於後主曰伏惟大行
皇帝邁仁樹德覆燾無疆天下不弔寢疾彌留今月
二十四日奄忽升遐臣等號咷若喪考妣乃顧遺詔

事惟太宗動容損益百寮發哀滿三日除服到葬期復如禮其郡國太守相都尉縣令長三日便除服臣亮親受敕戒震畏神靈不敢有違臣請宣下奉行五月梓宮自永安還成都謚曰昭烈皇帝秋八月葬惠陵初漢嘉太守黃元爲亮所不善聞漢主疾病懼有後患故舉郡反時亮東行省疾成都單虛元益無忌憚益州治中從事楊洪啓太子遣將軍陳習討元衆議以爲元若不能圍成都當由越雋據南中洪曰元素性凶暴無他恩信何能辦此不過乘水東下黃主上平安面縛歸死如其有異斬吳求活但敕習於南

安峽口邀遮卽便何矣元軍敗果順江東下習生獲斬之建興元年封亮武鄉侯開府治事頃之又領益州牧政事無巨細咸決於亮董和亮並署先主軍府事獻可替否共爲歡交自和居官食祿外牧殊域內幹機衡死之日家無儋石之儲亮發教羣下曰夫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敝蹠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

至至于十反來相啓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殷勤有忠干國則亮可以少過矣又曰昔初交州平

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啓諷前參事於幼宰每言
 則益後從事於偉度數有諫止雖資性鄙暗不能悉
 納然與此四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
 也幼宰董和字偉度亮主簿吳濟也有忠蓋之效亮
 嘗自校簿書主簿楊顓直入諫曰為治有體上下不
 可相侵請為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執耕稼
 婢典炊爨雞主司晨犬主吠盜牛負重載馬涉遠路
 私業無曠所求皆足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不復
 付任勞其體力為此碎務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
 智之不奴婢雞狗哉失為家主之法是故古人稱坐

無人
得



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故丙吉不
 問橫道死人而憂牛喘陳平不計月知錢穀之數云自
 有主者彼誠達於位分之體也今明公為治乃躬自
 校簿書流汗終日不亦勞乎亮以謝之及顓卒亮垂涕
 三日亮深慮孫權聞先主殞殂恐有異計未知所如
 尚書鄧芝言于亮曰今主尚幼弱初即尊位宜遣大
 使重申吳好亮曰吾思之矣未得其人耳今日始
 得之也芝曰為誰亮曰即使君也乃遣芝以中郎將脩
 好於吳芝至吳時吳王猶未與魏絕狐疑不時見芝
 芝乃自表請見曰臣今來亦欲為吳非但為蜀也吳

主亮之曰孤誠願與蜀和親然恐蜀主幼弱國小勢
偏爲魏所垂不自保全耳亮對曰吳蜀二國四州之
地大王命世之英諸葛亮亦一時之傑也蜀有重險
之固吳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長共爲唇齒進可并兼
天下退可鼎足而立此理之自然也大王今若委質
於魏魏必上望大王之入朝下求太子之內侍若不
從命則奉辭伐叛蜀亦順流見可而進如此江南之
地非復大王之有也吳王默然良久曰君言是也遂
絕魏專與漢連和初益州郡耆帥雍闓殺太守附于
吳吳以闓爲永昌太守永昌功曹呂凱府丞王伉率

士閉境拒守闓不能進使郡人孟獲誘屬諸夷諸
夷皆從之牂牁太守朱褒越嶲夷王高定皆叛應闓
初益州從事常房行部聞牂牁太守朱褒將有異志
收其主簿案問殺之褒怒攻殺房誣以謀反亮誅房
諸子徙其四第於越嶲欲以安之褒猶不悛改遂以
郡叛應雍闓亮以新遭大喪皆撫而不討務農植穀
閉關息民民安食足而後用之魏司徒華歆尚書令
陳羣等各有言與亮陳天命人事欲使舉國稱藩亮
不報書作正議曰昔在項羽起不由德雖處華夏秉
帝者之勢卒就湯鑊爲後永戒魏不審鑑今次之矣

免身為幸戒在子孫二三子各以耆艾之齒承僞指
而進書有若崇竦稱莽之功亦將偪於元禍苟免者
邪昔世祖創迹舊基羸卒數千摧莽強旅四十萬餘
于昆陽之郊夫據道討滯不在衆寡及至孟德以其
詭勝之力舉數十萬之師救張郃于陽平勢窮自悔
僅能自脫辱其鋒銳之衆遂喪漢中之地深知神器
不可妄獲旋還未至感毒而死于桓滯洸繼之以篡
縱使二三子多逞蘇張說靡之說既奉進驩楚滔天之
辭欲以誑誨唐帝諷解禹稷所謂明徒喪文藻煩勞翰
墨者矣此大人君子之所不為也軍談曰萬人必死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No. 635

0 1 2 3 4 5 6 7 8 9 2





橫行天下昔軒轅氏整卒數萬制四方定海內而况

以數十萬之衆據正道而臨有罪可得而干擬哉是

亮自年魏主不以舟師擊吳臨江而還南方諸郡不賓亮

將自征之長史王連諫以為此不毛之地疫癘之鄉

不宜以一國之望冒險而進亮慮諸將才不及已意

欲必往而連言輒至故停留久之會連卒二年春亮

率衆討雍闓等參軍馬謖送之數十里亮曰雖共謀

之歷年今可更惠良規謖曰南中恃其遠險不服久

矣雖今日破之明日復反耳今公方傾國北伐以事

疆賊彼知官勢內虛其叛亦速若殄盡遺類以除後

無人
皆得
此

患既非仁者之情且又不可倉卒也夫用兵之道攻
心爲上攻城爲下心戰爲上兵戰爲下願公服其心
而已亮納其言秋七月亮至南中所在戰捷由越雋
入斬雍闓高定使來陽督李恢由益州入明下督馬
忠由犍柯入擊破諸縣復與亮合孟獲收闔餘衆拒
亮亮聞獲爲夷漢並所服募生致之旣得使觀於營
陣之間問曰此軍何如獲對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
今蒙賜觀看營陣若祇如此卽定易勝耳亮笑縱使
更戰七縱七擒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
南人不復反矣遂至滇池南中平皆卽其渠率而用

營
法

之或以諫亮亮曰若留外人則當留兵兵留則
食一不易也加夷新傷破父兄死喪留外人而無兵
者必成禍患二不易也又吏累有廢殺之罪自嫌
重若留外人終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
不運糧而綱紀粗定夷漢粗安故耳亮於是悉收其
俊傑孟獲等以爲官屬出其金銀丹漆耕牛戰馬以
給軍國之用乃治戎講武以俟大舉自是終亮之世
夷不復反亮上表曰永康郡吏呂凱府丞王伉等執
忠絕域十有餘年雍闓高定偏其東北而凱等守義
不與交通臣不意永昌風俗敦直至此以凱爲雲南

太守王伉爲永昌太守皆封亭侯是年魏文帝殂明
帝立五年亮率諸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曰先帝創
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
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亡
身于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于陛下也誠宜
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
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爲一
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爲忠善者
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
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

議論
以上

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
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
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于
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爲督愚以爲營
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親賢
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
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嘆
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良死
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
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

於諸侯先帝不以臣爲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馳驅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嘆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奸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于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禘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

靈責攸之禘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遂行諸葛亮集載後主下詔曰朕聞天地之道福仁而禍淫善積者昌惡積者喪古今常數也是以湯武脩德而王桀紂極暴而亡曩者漢祚中微網漏凶慝董卓造難震蕩京畿曹操階禍竊執天衡殘剝海內懷無君之心子丕孤豎敢尋亂階盜據神器更姓改物世濟其凶當此之時皇極幽昧天下無主則我帝命殞越于下昭烈皇帝體明叡之光演文武應乾坤之運出身平難經

營四方人鬼同謀百姓與能兆民欣戴奉順符讖建
位易號丕承天序補弊興衰存復祖業誕膺皇綱不
墜于地萬國未靜早 遐殂朕以幼冲繼統鴻基未
習保傳之訓而嬰祖宗之重六合壅否社稷不建永
惟所以念在匡救光載前緒未有攸濟朕甚懼焉是
以夙興夜寐不敢自逸每崇菲薄以益國用勸分務
農以阜民財授方任能以參其聽斷私降意以養將
士欲奮劔長驅指討凶逆朱旗未舉而不復隕喪斯
所謂不然我薪而自焚也殘類餘醜又支天禍恣睢
河洛阻兵未弭加 咄葛丞相弘毅忠壯忘身憂國先帝

託以天下以勗朕躬今授之以旄鉞之重付之以專
命之權統領步騎二十萬衆董督元戎龔行天伐除
患寧亂克復舊都在此行也昔項籍總一彊衆跨州
兼土所務者大然卒敗垓下身死東城宗族如焚爲
笑千載皆不以義陵上虐下故也今賊傲尤天人所
怨奉時宜速庶憑炎精祖宗威靈相助之福所向必
克吳王孫權同恤災患潛軍合謀犄角其後涼州諸
國王各遣月支康居胡侯支富康植等二十餘人詣
受節度大軍北出使欲率將兵馬奮戈先驅天命旣
集人事又至師貞執并必無敵矣夫王者之兵有征

無戰尊而且義莫敢抗也故鳴條之役軍不血刃牧
野之師商人倒戈今旄麾首路其所經至亦不欲窮
兵極武有能棄邪從正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者國有
常典封寵大小各有品限及魏之宗族支葉中外有
能規利害審逆順之數來詣降者皆原除之昔輔果
絕親於智氏而蒙全宗之福微子去殷項伯歸漢皆
受茅土之慶此前世之明驗也若其沉迷不反將助
亂人不式王命戮及妻孥罔有攸赦廣宣恩威貸其
元帥弔其武民他如詔書律令丞相其露布天下使
稱朕意焉郭冲三事曰亮軍於陽平遣魏延諸軍并

兵東下亮惟留萬人守城司馬懿率二十萬衆拒亮
而與延軍錯道徑云土前當亮六十里所偵候白懿說
亮在城中兵少力弱亮亦知懿番至已與相偪欲前
赴延軍相去又遠而迹反追勢不相及將士失色莫
知其計亮意氣自若勅軍中皆卧旗息鼓不得妄出
菴幔又令大開四城門掃地却洒懿常謂亮持重而
猥見勢弱疑其有伏兵於是引軍北趨山明日食時
亮謂參佐拊手大笑曰司馬懿必謂吾怯將有強伏
循山走矣候邏還白如亮所言懿後知深以為恨六
年亮將攻魏與羣下謀之丞相司馬魏延曰聞夏侯

亮是
葉基
豫邊
法以
為不
得龍
西
無
中
不
不

楸少主之婿也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負糧五
千直從襄中出循秦嶺而東緣子午而北不過十日
可到長安楸聞延奄至必棄城逃走長安中惟御史
京兆太守耳橫門即閣與散民之穀足周食也比東
方相合聚尚二十許日而公從斜谷來亦足以達如
此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矣亮以為此危計不如
安從坦道可以西取隴右十全必克而無虞故不用
延計亮揚聲由斜谷道取郿使將軍趙雲鄧芝為疑
軍據箕谷魏遣曹真都督關右諸軍軍節亮身率大
軍攻祁山戎陳整齊號令明肅始魏以漢昭烈既死



數歲寂然無聞是以畧無豫備而卒聞亮出朝野恐
懼於是天水南安安定皆叛應亮關中響震朝臣未
知計所出魏明帝曰亮阻山為固今者自來正合兵
書致人之術破亮必也乃勒兵馬步騎五萬遣右將
軍張郃督之西拒亮魏明帝行如長安是年孟達叛
魏六年魏擒孟達初越雋太守馬謖才氣過人好論
軍計亮深加器異昭烈臨終謂亮曰馬謖言過其實
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亮猶謂不然以謖為參軍每引
見談論自晝達夜及出軍祁山亮不用舊將魏延吳
懿等為先鋒而以謖督諸軍在前與張郃戰于街亭

魏書卷之七
卷之七
七

亮學
甲韓
活國
活兵
處虛
得力

謾違亮節度舉措煩擾舍水上山不下據城張郃絕
其汲道擊大破之士卒離散亮進無所據乃拔西縣
千餘家還漢中收謾下獄殺之亮自臨祭爲之涕泣
撫其遺孤恩若平生蔣琬謂亮曰昔楚殺得臣文公
喜可知也天下未定而戮智計之士豈不惜乎亮流
涕曰孫武所以能制勝于天下者用法明也是以揚
于亂法魏絳戮其僕四海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用
討賊邪乃上疏曰臣以弱才叨竊非據親秉旄鉞以
厲三軍不能訓章明法臨事而懼至有街亭違命之
闕箕谷不戒之失咎皆杜臣授任無方臣明不知人

遇事多闇春秋責帥臣職是當請自貶三等以督厥
咎漢主以亮爲將軍行丞相事是時趙雲鄧芝兵亦
敗于箕谷集衆固守故不大傷雲亦坐貶亮謂鄧芝
曰街亭軍退兵將不復相錄箕谷軍退兵將不相失
何故芝曰趙雲身自斷後軍資什物畧無所棄兵將
無緣相失雲有軍資餘絹亮使分賜將士雲曰軍事
無利何爲有賜其物請悉入赤岸庫須十月爲冬賜
亮大善之郭冲四事曰亮出祁山隴西南安二郡應
時降圍天水拔冀城虜姜維驅畧士女數千人還蜀
人皆賀亮亮顏容慙然有戚容謝曰普天之下莫非

漢民國家威力未舉使百姓困於豺狼之吻一夫有死皆亮之罪以此相賀能不爲愧於是蜀人咸知亮有吞魏之志非惟拓境而已或勸亮更發兵者亮曰大軍在祁山箕谷皆多於賊而不能破賊爲賊所破者則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今欲減兵省將明罰思過效變通之道於將來若不能然者雖兵多何益自今以後諸有忠慮於國但勤攻吾之闕則事可定賊可死功可躋足而待矣於是考微勞甄烈士簡咎責躬布所失於天下下厲兵講武以爲後圖戎士簡練民忘其敗矣十一月亮聞孫權破曹休魏兵東下

關中虛弱上言曰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強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勿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願王業不可偏安于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爲非計今賊適疲于西又驚于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劓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

其勢未有不畏而成功者

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于人其用兵也髣髴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于和連偪於黎陽幾敗北山殆死潼關然後僞定一時耳况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為能猶有此失况臣駑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期年耳然喪趙

雲馬玉閫芝丁立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寶叟青羗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任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虛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于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請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殺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興敗稍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

難可逆見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于成敗利鈍非
臣之明所能逆覩也曹真攻安定等三郡皆平真以
諸葛亮懲于祁山後必出從陳倉乃使將軍郝昭等
守陳倉冬亮果出散關圍陳倉使郝昭鄉人斬詳於
城外遙說昭昭於樓上應之曰魏家科法卿所練也
我之爲人卿所知也我受國恩多而門戶重卿無可
言者但有必死耳卿還謝諸葛便可攻也詳以昭語
告亮亮又使詳重說昭言人兵不敵無爲空自破滅
昭謂詳曰前言已定矣我識卿耳箭不識也詳乃去
亮自以有衆數萬而昭兵纔千餘人又度東救未能

是時
用何
藥

便到乃進兵攻昭起雲梯衝車以臨城昭于是以火
箭逆射其梯梯然梯上人皆燒死昭又以繩連石磨
壓其衝車衝車折亮乃更爲井闌百尺以射城中以
土丸填塹欲直攀城昭又於內築重牆亮又爲地穴
欲躡出于城裏昭又于城內穿地橫截之晝夜相攻
拒二十餘日曹真遣將軍費耀等救之魏主召張郃
于方城使擊亮魏主自幸河南城置酒送郃問郃曰
遲將軍到亮得無已得陳倉乎郃知亮深入無穀屈
指計曰此臣到亮已走矣郃晨夜進道未至亮糧盡
引去魏將王雙率騎追亮亮與雙戰破之斬雙七年

亮元 欲連 吳以 抗魏 始不 此

亮遣陳式攻武都陰平魏雍州刺史氐淮率眾欲擊式亮自出至建威淮退還遂平二郡是歲孫權稱尊號其羣臣以並尊二帝來告議者咸以爲交之無益而名體弗順宜顯明正義絕其盟好亮曰權有僭逆之心久矣國家所以畧其釁情者求掎角之援也今若加顯絕讐言我必深便當移兵東伐與之角力須并其土乃議中原彼賢才尚多將相輯睦未可一朝定也頓兵相持坐而須臾老使北賊得計非美之上者昔孝文卑辭匈奴先帝優與吳盟皆應權通變弘思遠益非匹夫之爲介也今議者咸以權利在鬲足不

能併力且志望已滿無上岸之情推此皆似是而非也何者其智力不侔故限江自保權之不能越江猶魏賊之不能渡漢非力有餘而利不取也若大軍致討彼高當分裂其地以爲後規下當畧民廣境示武于內非端坐者也若就其不動而睦於我我之北伐無東顧之憂河南之衆不得盡西此之爲利亦已深矣權僭之罪未宜明也乃遣衛尉陳震慶權正號十一月亮徙府營于南山下原上築漢城于沔陽築樂城于成固八年七月魏大司馬曹真請出斜谷伐漢諸將數道並進可以大克魏主從之命大將軍司馬

懿泝漢水由西城入與真會漢中諸將或由子午谷或由武威入亮聞魏兵至次於成固赤坂以待之會天大雨三十餘日棧道斷絕魏詔曹真等班師亮使魏延西入羌中大破魏將郭淮于陽谿九年亮命李嚴以中都護署府事亮率諸軍圍祁山以木牛運遣人招鮮卑軻比能等至北地石城以應亮先是魏鴈門太守牽招以蜀諸葛亮數出而比能控弦十餘萬騎狡猾相交通表爲防備議者以爲懸遠未之信也會亮時在祁山果遣使連結比能至故北地石城與相首尾帝乃詔招使從便宜討之時比能已還漠南

魏主命司馬懿西屯長安督將軍張郃郭淮等以禦之懿留精兵四千守上邽餘衆悉出西救祁山郃欲分兵駐雍郡懿曰料前軍能獨當之者將軍言是也若不能當而分爲前後此楚之軍所以爲黥布禽也遂進亮分兵留攻祁山自逆懿于上邽郭淮等邀亮亮破之因大芟刈其麥與懿遇于上邽之東懿歛軍依險兵不得交亮引還懿等尋亮後至于鹵城張郃曰亮孤軍食少亦行去矣懿不從故尋亮既至又登山掘營不肯戰賈詡數請戰因曰畏蜀兵如虎奈天下笑何懿病之諸將咸請戰懿乃使張郃攻無當監

河平於南圍自案中道向亮郭冲五事曰時蜀兵更下者一二魏軍始陳番兵適交僚佐俱言賊衆盛宜權停衆更卒張助聲勢亮曰吾統武行師大信爲本得原失信古人所惜更者束裝以待期妻子鶴望而計日雖臨征難義所不廢省遣令行於是去者感悅願留一戰止者憤踊思致死命亮使魏延逆戰魏兵大敗亮以糧盡退軍張郃追之郃與亮戰蜀人乘高布伏弓弩亂發飛矢中郃而卒亮勸農講武作木牛流馬運米集斜谷治斜谷邸閣息民休事三年而後用之十一年春亮悉大衆由斜谷出以流馬運據武

功五丈原與司馬懿對于渭南克日交戰懿戎服蒞事使人視亮獨乘素輿葛巾毛扇指麾三軍隨其進止懿歎曰諸葛君可謂名士矣魏將郭淮策亮必爭北原宜先據之議者多謂不然淮曰若亮跨渭登原連兵北山隔絕隴道搖盪民夷此非國之利也懿善之淮遂屯北原塹壘未成蜀兵大至淮逆擊之後數日亮盛兵西行諸將皆謂欲攻西圍淮獨以爲此見形於西欲使官兵重應之必攻陽遂耳其夜果攻陽遂有備不得上亮每患糧不繼使已志不伸是以分兵屯田爲久住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

姓安堵軍無私焉相持百餘日其年八月亮疾病卒于軍時年五十四時有大星墜營中後主聞亮病篤遣僕射李福省侍遂因諮以國家大計福往宣旨聽亮所言至荆去數日忽馳思未盡其意遂却騎馳還見亮先語福曰孤知君還意近日言語蹇彌日有所不盡更來亦決耳君所問者公琰其宜也福謝前實失不諮請公如公百年後誰可任大事者故輒還耳乞復請蔣婉之後誰可任者亮曰文偉可以繼之又復問其次亮不答文偉費禕字也及軍退司馬懿按行其營壘處所曰天下奇才也初漢前軍師魏延勇

猛過人善養士卒每隨亮出輒欲請兵萬人與亮異道會于潼關如韓信故事亮制而不許延常謂亮為怯歎恨已才用之不盡楊儀為人幹敏亮每出軍儀常規畫分部籌度糧穀不稽思慮斯須便了軍戎節度取辦於儀延性矜高當時皆避下之唯儀不假借延延以為至忿有怨水火亮深惜二人之才不忍有所偏廢也費禕使吳吳主問禕曰楊儀魏延牧豎小人雖常有鳴吠之聲若一朝無諸葛亮必為禍亂矣諸君憤憤不知慮於此豈所謂貽厥孫謀乎禕對曰儀延之不協起于私忿耳而無彭韓難御之心也

今方掃除強賊一函夏功以才成業由才廣若捨此不任防其後患是猶備有風波而之發舟楫非長計也亮病困與儀等作退軍節度令延斷後姜維次之若延或不從命軍便自發亮卒歲祕不發喪令禕往揣延意指延曰丞相雖亡吾身見在府親官屬便可將喪還葬吾自當率諸軍擊賊云何以一人死廢天下之事邪且魏延何人當為楊儀所部勒作斷後乎自與禕共行留部分延遣人覘儀等欲諸營相引軍還大怒率所領徑先南歸所過燒絕閣道延儀各相表叛逆一日之中羽檄交至漢主以問侍中

董允留府長史蔣琬琬允咸保儀而疑延儀等令槎山通道晝夜兼行亦繼延後延先至遣兵逆擊儀等儀等令將軍王平於前禦延平叱先登曰公亡身尚未寒汝輩何敢乃爾延士衆知曲在延莫為用命皆散延獨與其子逃奔漢中儀遣將追斬之始延欲殺儀等冀時論以已代諸葛輔政故不北降魏而南還擊儀實無反意初平為馬謖先鋒謖舍水上山舉措煩擾平連規諫謬謬不能用大敗於街亭衆盡星散惟平所領千人鳴鼓自恃魏將張郃疑其伏兵不往偏也於是平徐徐收合諸營遺逆率將士而還丞相

亮既誅謬奪將軍黃襲等兵平特見崇顯加拜參軍
 統五部兼當營事封亭侯亮圍祁山平別守南圍魏
 司馬懿攻亮張郃攻平平堅守不動郃不能克亮卒
 於武功軍退還魏延作亂一戰而敗平之功也初揚
 儀等整軍而出百姓本告司馬懿懿追焉姜維令儀
 反旗鳴鼓若將向懿者乃退不敢逼於是儀結陣而
 去入谷然後發喪懿之退也百姓為之諺曰死諸葛
 走生仲達或以告懿懿曰吾能料生不料死也諸軍
 還成都謚亮曰忠武侯亮遺命葬漢中定軍山因山
 為墳冢足容棺歛以時服不須器物初亮自表後主



然平位

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
 饒至于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
 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
 贏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所言亮性長于巧思損益
 連弩木牛流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陣圖咸得
 其要云亮言教書奏多可觀別為一集景耀六年詔
 為亮立廟于沔陽亮初亡所在各求為立廟朝議以
 禮秩不聽百姓遂因時節私祭之于道陌上言事者
 或以為可聽立廟於成都後主不從步兵校尉習隆
 中書郎向充等共上表曰臣聞周人懷召伯之德甘

棠爲之不伐越王思范蠡之功鑄金以存其像自漢興以來小善小德而圖形立廟者多矣况亮德範遐邇勲蓋季世王室之不壞實斯人是賴而蒸嘗止于私門廟像闕而莫立使百姓巷祭戎夷野祀非所以存德念功述追在昔者也今若盡順民心則瀆而無典建之京師又偏宗廟此聖懷所以惟疑也臣愚以爲宜因近其墓立之于沔陽使所親屬以時賜祭凡其臣故吏欲奉祀者皆限至廟斷其私祀以崇正禮是始從之魏征西將軍鍾會征蜀至漢川祭亮之令軍士不得於亮墓所左右芻牧樵採黃承彥者

高爽開列爲沔南名士謂諸葛孔明曰聞君擇婦身有醜女黃頭黑色而才堪相配孔明許卽載送之時人以爲笑鄉里爲之諺曰莫作孔明擇婦止得阿承醜女亮戒子書曰君子之行靜以脩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恬慢則不能研精險躁則不能理性晉史官陳壽等言臣前在著作郎侍中領中書監濟北侯臣荀勗中書令關內侯臣和嶠奏使臣定故蜀丞相諸葛亮故事亮毗佐危國負阻不賓然猶存錄其言耻善有遺誠是大晉光明

至德澤被無疆自古以來未之有倫也輒剛除復重
隨類相從凡爲二十四篇篇名如右亮少有逸群之
才英霸之器身長八尺容貌甚偉時人異焉遭漢末
擾亂隨叔父玄避難荊州躬耕于野不求聞達時左
將軍劉備以亮有殊量乃三顧亮於草廬之中亮深
謂備雄姿傑出遂解帶寫誠厚相結納及魏武帝南
征荊州劉琮舉州委質而備失勢衆寡無立錐之地
亮時年二十七乃建立奇策身使孫權求援吳會權
既宿服仰備又覩亮奇雅甚敬重之卽遣兵二萬人
以助備備得用與武帝交戰大破其軍乘勝克捷江

南悉平後備又西取益州益州既定以亮爲軍中將
軍備稱尊號拜亮爲丞相錄尚書事及備殂沒嗣子
幼弱事無巨細亮皆專之於是外連東吳內平南越
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極科教嚴明
賞罰必信無惡不懲無善不顯至于吏不容奸人懷
自厲道不拾遺強不侵弱風化肅然也當此之時亮
之素志進欲龍驤虎視包括四海退欲跨陵邊疆震
蕩宇內又自以爲無身之日則未有能蹈涉中原抗
衡上國者是以屏兵不舉屢耀其武然亮才于治戎
爲長奇謀爲短理民之幹優于將畧而所與對敵或

此亦
語亦
三

值人傑加衆寡寡不存攻守異體故雖連年動衆未能
有克昔蕭何薦韓信管仲舉王子城父皆付已之長
未能兼有故也亮之器能政理卻亦管蕭之亞匹也
而時之名將無城父韓信故使功業交遲大義不及
邪蓋天命有歸不可以智力爭也青龍二年春亮率
衆出武功分兵屯田爲久駐之基其秋病卒黎庶追
思以爲口實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猶在耳雖
其棠之詠召公鄭人之歌子產無以遠譬也孟軻有
云以逸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人雖死不忿信
矣論者或恠亮文彩不豔而過于丁寧周至臣愚以

爲咎繇大賢也周公聖人也考之尚書咎繇之謨畧
而雅周公之誥煩而悉何則咎繇與舜禹論談周公
與羣下矢誓故也亮所與言盡衆人凡士故其文指
不及得遠也然其聲教遺言皆經事綜物公誠之心
形于文墨足以知其人之意理而有補於當世伏惟
陛下邁縱古聖蕩然無忌故雖敵國誹謗之言咸肆
其辭而無所革諱所以明大通之道也謹錄寫上壽
又評曰諸葛亮之爲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
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
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

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
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偽不齒終于邦域之內咸
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
明也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然連年動衆
未能成功蓋應變將畧非其所長歟漢晉春秋曰樊
建爲給事中晉武帝問諸葛亮之治國建對曰聞惡
必改而不矜過賞罰之信足感神明帝曰善哉使我
得此人以自輔豈有今日之勞乎建稽首曰臣竊聞
天下之論皆謂鄧艾見在陛下知而不理此豈馮唐
之所謂雖得頗牧而不能用者乎帝笑曰吾方欲明

之卿言起我意於是發詔治艾焉蜀記曰晉初扶風
王駿鎮關中諸官屬士大夫共論諸葛亮于時譚者
多譏亮託身非所勞困蜀民力小謀大不能度德量
力金城郭冲以爲亮權智英畧有踰管晏功業未濟
論者惑焉條亮五事隱沒不聞於世者竇等亦不能
復難扶風王慨然善冲之言五事見前袁宏曰或問
諸葛亮何如人也袁子曰張飛關羽與劉備俱起爪
牙腹心之臣而武人也晚得諸葛亮因以爲佐相而
羣臣悅服劉備足信亮足重故也及其受六尺之孤
攝一國之政事凡庸之君專權而不失禮行君事而

國人不疑如此卽以爲君臣百姓之心欣戴之矣行法嚴而國人悅服用民盡其力而下不怨及其兵出入如賓行不寇芻蕘者不獵如在國中其用兵也止如山進退如風兵出之日天下震動而人心不憂亮死至今數十年國人歌思如周人之思召公也孔子曰雍也可以使南面諸葛亮有焉又問諸葛亮始出隴右南安天水安定三郡人反應之若亮速進則三郡非中國之有也而亮徐行不進旣而官兵上隴三郡復失亮無尺寸之功失此機何也袁子曰蜀兵輕銳良將少亮始出未知國中強弱是以疑而嘗之且

大會者不求近功所以不進也曰何以知其疑也袁子曰初出遲重屯營重複後轉降未進兵欲戰亮勇而能閉三郡反而不速應此其疑微也曰何以知其勇而能閉也袁子曰亮之在街亭也前軍大破亮屯去數里不救官兵相接入徐行此其勇也亮之行軍安靜而堅重之靜則不易動堅重則可以進退亮法令明賞罰信士卒用命赴險而不顧此所以能閉也曰亮帥數萬之衆其所興之若數十萬之功是其奇者也所至營壘井竈圍廂藩籬障幙皆應繩墨一月之行去如始至勞勩而徒爲飾好何也袁子曰蜀人

輕脫亮故堅用之曰何汝明其然也袁子曰亮治實
而不治名志大而所欲遠非求近速者也曰亮好治
官府次舍橋梁道路此非急務何也袁子曰小國賢
才少故欲其尊嚴也亮之治蜀田疇辟倉廩實器械
利蓄積饒朝會不華路無醉人夫本立故末治有餘
力而後及小事此所以勸其功也曰子之論葛亮則
有證也以亮之才而少其功何也袁子曰亮持本者
也其於應變則非所長也故不敢用其短曰然則子
美之何也袁子曰此固賢者之遠矣安可以備體責
也大能知所短而不用此賢者之大也知所短則知
所長矣夫前識與言而不中亮之所不用也此吾之
所謂也吳大鴻臚張儼作默記其述佐篇論亮與司
馬懿書曰漢朝傾覆天下崩壞豪傑之士競希神器
魏氏跨中土劉氏據益州並稱兵海內爲世霸王諸
葛司馬二相遭值際會託身盟主或收功於蜀漢或
冊名於伊洛不備旣歿後嗣繼統各受保阿任輔翼
幼主不負然諾之誠亦一國之宗臣霸王之賢佐一
歷前世以觀近事二相優劣可得而詳也孔明起巴
蜀之地蹈一州之土方之大國其戰士人民蓋有九
分之一也而以貢贄大吳抗對北敵至使耕戰有伍



刑法整齊提步卒數萬長驅祁山慨然有飲馬河洛之志仲達據天下十倍之地伏兼并之衆據牢城擁精銳無禽敵之意務自保全而已使彼孔明自來自去若此人不亡終其至意連年運思刻日興謀則涼雍不解甲中國不釋鞶勝負之勢亦已決矣昔子產治鄭諸侯不敢加兵蜀相其近之矣方之司馬不已優乎或曰兵者凶器戰者危事也有國者不務保安境內綏靜百姓而好開闢土地征伐天下未爲得計也諸葛丞相誠有匡佐之才然處孤絕之地戰士不滿五萬自可關閉守險君臣無事空勞師旅無歲不

征未能進咫尺之地開帝王之基而使國內受其元殘西土苦其役調魏司馬懿才用兵衆未易可輕量敵而進兵家所慎若丞相必有以策之則未見坦然之勲若無策以裁之則非明哲之謂海內歸向之意也舍竊疑焉請問其說荅曰蓋聞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之地而有天下皆用征伐而定之揖讓而登王位者惟舜禹而已今蜀魏爲敵戰之國勢不俱王自操備時強弱懸殊而備猶出兵陽平禽夏侯淵羽圍襄陽將降曹仁生獲于禁當時北邊大小憂懼孟德身出南陽樂進徐晃等爲救圍不卽解故蔣子通

言彼時有徙許渡河之計會國家襲取南郡羽乃解
軍玄德與操智力多少士卒衆寡用兵行軍之道不
可同年而語猶能暫以取勝是時又無太吳犄角之
勢也今仲達之才減於孔明當時之勢異於曩日玄
德尚與抗衡孔明何以不可出軍而圖敵邪昔樂毅
以弱燕之衆兼從五國之兵長驅疆齊下七十餘城
今蜀漢之卒不少燕軍君臣之接信於樂毅加以國
家爲唇齒之援東西相應首尾如虵形勢重大不比
於五國之兵也何憚於彼而不可哉夫兵以奇勝制
敵以智上地廣狹人馬多少未可偏恃也余觀彼治
國之體當時既肅整遺教在後及其辭意懇切陳准
取之圖忠謀定奪審義形於言雖古之管晏何以加之
乎



東洋圖書印
纂左編卷第七

所
圖
書

所
圖
書